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七回 有肉無骨剖明千古奇冤 移妾作女解脫寸心堅結

洪氏道：「這說話那裡是奶奶的口聲，不活像陳淵的女人麼？」玉麟道：「俺夢中嚇壞了，沒看清那女鬼的面目；如今想來，真個像陳淵女人的身量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夢中也見弔死女鬼，據白兄說，竟實有其人；畢竟為何事弔死？有何冤屈？」玉麟道：「陳淵領銀出水，三年不回；去歲十月內，他女人偵氏忽生私孩。俺待滿月後，才拷問他姦夫是誰；他只消實供，盡了家法，也就罷了。巨耐這婆娘又臭又便，堅不供招，反行挺撞。俺氣憤不過，打了兩頓。不料他於正月內短見自縊，俺憐他橫死，從厚發送。誰知他還記著仇，來害小姐，豈不奇怪？」那乳母道：「誰希罕你的好發送！你冤我偷著漢子，淫婦私竊的罵我，你女兒看著那樣毒打，不動一動，反說我嘴硬可惡；我若報不成冤，怎出得這口怨氣？」素臣大怒，睜開兩眼，注目直視，喝道：「你這鬼魂還敢放肆！你丈夫出去三年，生了孩子，還怨得家主拷打麼？」素臣話未說畢，只見那乳母渾身一抖，驀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洪氏忙叫丫鬟們掐救，須臾醒轉，問其緣故，全然不知。眾人俱驚訝不已。紅瑤睜開眼來，周圍一看，向玉麟與洪氏嗚咽道：「不意復得與爹媽相見，如今文爺是情願收女兒為妾的了！」玉麟正待回答，素臣忙接口說：「小姐神氣未復，且慢說話，待進了湯藥，從長計議。」紅瑤道：「昨日之事，已屬包羞；今日復在人面前，拊抱摩運，還有甚計議？」洪氏道：「快閉了眼養養神，待湯藥來吃了再處。」紅瑤閉眼一會，三姨娘已領著丫鬟，送上湯藥，一匙一匙的側入口去，吃有半碗。素臣道：「且慢，再作一次吧。」因復細意摩運，聽著腹中微微輪轉，兩手漸漸伸縮得來，心腹間硃砂斑全現。

素臣道：「如今不妨事了！白兄可徐徐的放下手來，待我抱進裡房，在床上去歇息。」玉麟依言徐放，紅瑤的頭，便貼著素臣肩項。

素臣屈過一足，跪地站起，抱入裡房。玉麟、飛娘、洪氏，也都立起。洪氏才覺著沒穿裙子，羞得緋紅了臉，道：「真要笑死，就把我嚇昏了，怎你們都不提一聲？丫鬟，快取裙子來。」眾人俱道：「頭裡是嚇壞了，後來又喜又嚇，總沒見太太單又著褲子。」低低說道：「虧文爺閉著眼睛，多分沒有瞧見。」玉麟道：「這都罷了。但女兒神氣未復，又有冤魂纏著，今日須留文爺相伴過夜才好。」洪氏道：「這不消說，妾身也顧不得，要同著相公、姑娘，守他一夜的了。」

飛娘道：「咱也是這個主意，看方才那媽子好不怕人。」丫鬟已取裙子，洪氏穿好，都走入新房。素臣安頓了紅瑤，正要出來。

玉麟道：「文爺且慢。」因把洪氏之意述知，道：「俺們四個人，且守過這一夜再處。」素臣無奈應諾。於是玉麟、洪氏一班，素臣、飛娘一班，一班坐在床上，一班坐在幔裡，姨娘及丫鬟們，俱輪替伺候。紅瑤吃過三四遍湯藥，到夜活動起來，可以翻得轉身。玉麟夫婦認了上半夜，在床相伴；素臣、飛娘就都伏桌打盹，素臣睡去，又夢見那老人，因問：「蒙你老人家屢次引進，你畢竟是神，是鬼？」

老人答：「是家宅神。」素臣問：「既是家宅正神，怎反被女鬼打跌？」

老人道：「小神職分卑微，那女鬼一生正氣，蒙冤不白，小神何敢與他計較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丈夫出去三年，生了私孩，家主還等他滿月後，才拷問他，他有何冤屈？他自己短見，就是平人，也沒抵償之理；況有主僕之分，如何這等放肆？你既是家宅正神，就該治以家法，怎反縱容他索命呢？」老人道：「他若是偷了漢子，生下私孩，小神便可處治他了；無奈他一生正氣，從無邪行，生這孩子，又並無姦夫；他受屈身死，氣魄強厲，小神又辨不出這段冤情，只得任他放肆了！小神現領相公入救，可見不是縱容。他以性命為輕，名節為重。只要伸得出冤枉，洗掉他污名，便死而無怨！方才怪小神領了相公攀魂上閣，百般吵鬧；小神勸他求告相公，聲訴冤枉，他又怕相公兩目神光，不敢近前。小神特來懇求相公，准他探訴，緊閉雙目，免使驚畏。若能剖出無夫生子之故，不獨此婦冤枉得雪，本家亦得安寧，伏惟垂察！」素臣把頭點了幾點，隨醒轉來，連稱奇怪。玉麟問故，素臣將夢述知。

玉麟失驚道：「怎神明都說他受屈身死，難道古來竟有無夫生子之事嗎？」素臣道：「古來無夫生子之事盡有，當盡我知識，為之剖別；寧詳剖而不明，毋可明而不剖也！」玉麟大喜道：「若得剖出冤情，真是莫大功德！望文爺即與一剖！」洪氏忙叫丫鬟喚醒飛娘，說知緣故，道：「大姑娘快些上床，就有鬼來也！」飛娘疾忙上床，與洪氏夾護紅瑤。素臣令玉麟坐在床沿圍著。丫鬟點起大蠟，放下錦幔，隔過火光，獨留乳母在外。自己靠窗閉目，黑的坐著，存想一會，暗暗吩咐老人：「可帶那女鬼上來！」素臣剛一轉念，那乳母已跪在地道：「相公在上，丑婦叩見。」素臣道：「據家宅神說，你生孩子，是並無姦夫的，要我替你剖斷。你卻不可害羞，我問著你，都要從實回答，才可明白你這冤枉。」

乳母道：「要是辨得醜婦的冤枉，怎肯害羞不說？」素臣道：「凡胎必由父精母血而成，豈有無夫生子之事？但天地之大，有常有變，古來亦有無夫而得子者，我今一一推究，只合得上古人之事，便可明你受冤之故了。古人有為鬼物所淫而得子者；你曾否夜中似有人與你交媾，天明即去，而門房不開，毫無形蹤者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為龍氣所感而得子者；你曾否於風雨雷電時，在房外忽有所觸，牝戶中如受了陽氣一般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為水族所淫而得子者；你曾否在河邊洗衣汲水，或被水沖著下體，或被水濺濕小衣，或水中忽見人形，牝戶中覺有冷氣衝入麼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於露天赤體睡臥，為一切精魅所淫而得子者；你曾否於酷暑時，赤身露臥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誤食淫精而得子者；你曾否於河中捧飲水沫、水球，樹上摘食奇花、奇果，一人口腹，迥異尋常水果之味者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口吞神氣而得子者；你曾否於露天仰吞流星、虹氣、電火、冰雹等物者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誤觸精氣而得子者；你曾否於野地小解，忽覺一股蒸熱之氣，透入子宮者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於夢中交感而得子者；你曾否夢與男子交媾，醒來如有真感者？」

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「古人有兩婦相戲，因受遺精而得子者；你曾否與相好婦人玩戲，作男女交合之狀，受了他牝戶中遺存之精呢？」乳母道：「不曾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又不曾，那又不曾，教我無從剖別了，這便怎處？」沉吟了一會道：「古書載有一事，大約不合，姑且問你：這無夫之子，是柔弱的？是壯旺的？」乳母道：「是軟濃不過，竟像沒有骨頭的。」素臣急問道：「你可還有兒子，今年幾歲？是壯旺的？是柔弱的？」乳母道：「還有一個大兒子，今年五歲，是極壯旺的。」

素臣又急問道：「每夜小解，你可與大兒子同一尿器？你大兒子的尿，是多是少？你與他可有同時小解的日子？是你先解？是你大兒子先解？俱要細細說來。」乳母道：「大兒子尿是最多的，丑婦與他合用一個尿盆，每夜一睡醒，怕大兒子尿床，就先弄醒了他小解，解完了，丑婦就接過尿盆小解，十夜之內，有八九夜是這樣的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你這冤枉，大約在此了！不合針對古人亦曾有這事來！人非父精母血，不能成形；而壯盛童男，腎中陽氣，蒸入牝戶，與子宮內經血凝聚，亦可成胎。因其有氣血而無精，故但有皮毛血肉而無骨。若要明你冤枉，須把你小兒子撲開；如果無骨，則你之得胎，由於尿中陽氣衝結而成，並非別有邪行無疑了。你這小兒子係無骨之人，書上載明不能久活；所以至今尚在者，是老天憐念你一生正氣，要表白你冤枉之故。你若不惜他，你這沉冤，立時可雪矣！」乳母道：「這小兒子是與我前世冤孽，既害我性命，又壞我名節，如何還可惜他？況原不能久活，只求相公提來，當著家爺面前，試驗明白，知道丑婦冤屈，就感激相公不盡了！」玉麟等隔幔聽著，伸出舌頭，縮不進去，面面相覷，悄無聲息。玉麟聽到要提那無骨之子，忙叫丫鬟去抱來試驗。丫鬟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鐵青了面孔，那一個敢去。飛娘忙跨下床，躡足提燈，獨自下閣去了。素臣復問道：「閣上許多丫鬟僕婦，你怎獨附這乳母呢？」乳母道：「昨日相公結親，他起了邪念，把心神都亂了，沒有威光；況他又是陰氣重的人，才敢附著他，求相公伸冤。」素臣道：「夢中老人叮囑我閉了眼，好待你控訴；同是一個人，怎閉了眼，鬼魂就敢近前呢？」乳母道：「生人的可怕，最是那眼中陽光。心邪之人，如重雲障日，雖開眼亦無

光芒；心正之人，如烈火燒空，不閉眼便不敢近他。況且相公是天生貴人，一開了眼，赤日一般的陽光射出，就如雷轟電閃，烈火燒來，如何敢近得身，訴得冤呢？」素臣道：「如此說，我若睡著，就憑著鬼魅擺佈，也無奈何了。」乳母道：「一正可辟百邪，相公又是天生正人，辟邪之主，家宅正神，丑婦心正，尚怕相公開眼；何況邪魅，敢來擺佈相公！」素臣正問著話，飛娘已抱那小兒子進房。素臣接過，週身細細揣摩，頭頸歪側，手足濃軟，直沒一根骨兒。

因把背上油皮揭破一塊，只聽呱的一聲，氣從破皮走出，血流滿地，放手擲下，已成肉餅。素臣道：「此兒有肉無骨，已經驗明。老爺們都知道是冤枉。敬重你的貞烈。我亦不敢受你長跪，快請起來。我對你老爺說，把這些情節，寫成揭帖，各處曉諭，令宅內家人及合村男婦，都知道你冤枉，都敬重你的貞烈。再替你立一牌位，寫著『貞烈烈婦陳淵之妻慎氏神位』，朔望叫丫鬟們裝香點燭，逢時節做羹飯作饗你，令人加意撫養你大兒子長成起來，為你祭祀之主。你卻再不可怨對主人，妄想索命了。」

乳母道：「丑婦蒙相公辨明冤枉，老爺若再肯加恩，丑婦感激不盡，還敢起不良之心嗎？」說罷，連連磕頭，退神倒地。丫鬟掛起錦幔，圍著喊叫醒來，仍是從前一般，毫不知附魂之事。玉麟出幔叩謝道：「若非文爺，此婦之冤，何時得白？寒家之禍，何時得解？天已將明，這揭帖牌位等事，立即辦理。丫鬟們，先把這死孩，用畚盛給滿宅家人婦女，個個看明，然後埋掉便了。」丫鬟們領命，收拾死孩出去。

乳母到外房，根問姨娘們，把半夜審問之事迹了一遍，道：「嚇得咱們你攙著我，我攙著你，還發出滿身的粟塊；虧你在黑暗中，說這半夜，偏不害怕！還說自己動了邪念，亂了心神，真個有這事麼？」乳母紅了臉，不敢則聲。裡邊床上洪氏、飛娘，都勸紅瑤道：「如今是再不須執性的了；既沒有索命的冤魂，安心等文爺執柯便了。」紅瑤道：「陳淵女人雖不索命；女兒昨日已躺睡文爺身上，心胸臍腹俱被撫摩，豈有再事他人之理？」素臣把椅拖近幔邊，說道：「處常處變，事各不同；守經行權，理無二致。小姐以沾身著肉為嫌，此但知處常而不知處變，但識守經而不識行權。孟子曰：『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！』小姐縊死，已經僵冷，學生因夢中指示，知尚可救；若不抱持摩運，小姐豈能復生？故不避嫌疑而為之，是處變而行權也。倘彼時坐視不救，即難免豺狼之目！迨既經救活，則此心已遂，此事已畢，豈可即以抱持摩運，而強以婚姻之事？如使可從，則嫂亦將以援手之故，而強叔以禽獸之行矣！學生有一世妹，從水中救出，抱持摩運，且背負在身，黑夜同居，其嫌疑更甚於昨日之事；彼亦因此欲求為小星，被學生一番侃侃正論，立時感悟，認為兄妹，把婚姻之事，絕口不提。現在嫁東方始升，夫妻恩愛無比。小姐如此賢達，怎猶執此小嫌，以味通變行權之大義耶？」

紅瑤沉吟不語。玉麟道：「我有一議在此，女兒所見雖小，亦係守經。心中既有此嫌，為父母者即強之使順，或恐鬱鬱無聊，致成疾病。愚夫婦愛女之心，無所不至，豈忍強抑其情？方才文爺說的，那世妹與文爺認為兄妹，以解嫌疑。如今命女兒與文爺認為父女，一則謝救命之恩，一則洗嫌疑之見；前日拜天地時，原分先後拜見，文爺亦非交拜。既為父女，則抱持摩運，皆所當然。文爺既不避嫌疑，救我女兒性命，認為義女，諒不見嫌。女兒若再執意不從，是但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；怨對父母，既屬不孝；屈逼文爺，亦屬不情；以恩為怨府，視親如路人，便非賢達之女矣！」飛娘道：「此議痛快妥貼，文爺與姪女，俱不容堅執，咱這番真要強作主盟的了。」

紅瑤道：「一來父親嚴命，二則略可解釋前嫌，三則稍謝救命之恩，待奴起來拜認。」洪氏慌道：「怕你著勞不得，改日再拜不遲。」

紅瑤道：「夜裡又進了幾次稀飯，心結解散，精神如舊，母親不必過慮。」忙忙的穿著起床，梳洗過了，同出外房，鋪氈拜認。也不由素臣推遜，玉麟挽扶定了，紅瑤拜了八拜起來，叫一聲恩爺。素臣仍以小姐呼之。玉麟向洪氏道：「如今是一家人了，況你成日同在一房，可出來拜見。」洪氏答應出來拜見，口稱伯伯。素臣平拜相還，稱為嫂嫂。素臣即欲下閣，玉麟道：「有一杯水灑，一則酬勞，一則謝恩，一則叫女兒奉杯酒，以見拜認之意。女兒最喜聽解，前日樂府尚有未曾指教的，就請在閣上宣示一番，等他歡喜歡喜，精神敢便頓長起來，亦慈父之用心也！」飛娘道：「姪女為有婚姻之說，少聽了許多妙論，今日補還他些，又算做訓女，豈不兩善？嫂嫂及姨娘們，也都愛聽講，俱和文爺見面過，何不一同聽講，以償連日憂疑驚嚇之苦？大哥以為何如？」玉麟道：「一夫善射，百夫決捨，玉麟天性喜聽人講說古事，議論古人，遇有名士，無不招納；然皆平平無奇，未有出類之人。直至前年，遇著兩先生，才折服他，立起講堂。外邊把二弟一妹，裡邊把一妻四妾一女，都感化了，個個喜聽講書。講堂兩邊，俱有半閣，兩先生升座講解，妻妾小女，俱在半閣上竊聽，習以為常。如今小女既拜文爺為父，原該通家往來，況小妾們又俱見過，該依著大妹之言，叫他們列坐兩旁，明公正氣的聽講為是。」因吩咐四妾，一齊叩見。素臣看去，都有二十以上年紀，雖不比家中諸妾幽閒竊窹，卻俱端重，與又全諸妾，迥不相同。看那二、三兩妾，面貌廝像，目秀有威，光芒的爍，身材結束，亦有武氣；暗忖：此二人酷似姊妹，大有異相，法當自貴，不由夫與子也。玉麟擺設講坐，請素臣南面據桌而坐，飛娘、紅瑤東西坐陪，玉麟夫婦及四妾俱散坐聽講。各人就便用過茶點，先求教《昭君》、《文姬》兩回。

素臣道：「昭君青塚，事最荒唐。杜詩一去紫台，獨留青塚，畫圖省識，環佩空歸，已駁去無存。惟收句『千載琵琶作胡語』，雖證明青塚之誣；而『分明怨恨曲中論』，則猶仍范史之誤。按《前漢書》：『單于願嫖漢氏，元帝以昭君賜單于，號寧胡閼氏。』《後漢書》云：『敕以宮女五人賜之；昭君因不御悲怨，請掖庭令求行。』《前書》昭君生一男伊屠知牙師；《後書》則雲生二子。《前書》昭君妻後單于，生二女，長女為須卜居次，次女為當於居次，並無上書求歸事；《後書》則雲：昭君上書求歸，而並不詳其生二女事。范氏於《匈奴傳》，本不必入昭君事，而特為敘之，仍明與《前書》互異，殊不可解！此委由習俗傳聞，誤以王建女細君入胡悲怨，及上書求歸，為昭君之事，而妄翻前案耳。顧《前書》作於班固，與元帝時世切近，見聞既確；而其妹班昭，在宮教授后妃，其弟班超，在外都護西域，於昭君，單于之事，尤所深悉。范氏於數百年之後，妄為改易，既無以摘前人之誤，又無以證己說之信，不知而作，其惑甚矣！兩先生於目內，揭出『笑看』二字最妙。昭君妻前單于，生一子，妻後單于，生二女，又並無上書求歸事，有何怨恨？杜老猶仍范史之誤，而曰『分明怨恨』；故以『笑看』二字，翻落范史之誣，誠卓識也！至文姬以屢醮之婦，不過小有聰慧；而范氏謬廁列女，與桓少君、王霸妻等賢孝節義諸婦同傳。兩先生以愁訴丑之，忘結髮之仲道，鄙現婿之董祀，而獨憶壯驍之匈奴，胡笳十八，愈拍愈愁，愈愁愈訴，愈訴愈丑，亦以正范史之失也。」飛娘道：「蔡文姬原算不得人，卻不知兩先生是駁那范史之錯處。至《前書》所載昭君、細君，及《後書》、《匈奴傳》所載昭君，還求文爺把各傳念一遍與奴聽，才得領略此詩議論。」素臣因把各傳念了一遍。

飛娘道：「今日才知古詩《昭君怨》的題目，都是瞎話，總被這《後漢書》誤了！杜詩向不明白，如今因講漢史，連杜詩都明白了，快活，快活！」紅瑤道：「范史載文姬，與載袁槐妻馬倫同意，因其父而及其女，又因其才有足稱故耳。但文姬失節，敗壞家聲，遠遜馬倫之有名於世，兩先生駁之誠當；而律以善善從長之說，是否尚有推原？」飛娘道：「你沒聽見文爺說那蔡邕的罪狀哩！」因把素臣所講蔡邕一回，從頭至尾述來，不遺一字。

紅瑤道：「原來文姬與蔡邕，都是一樣沒良心的人，真可謂有其父，必生其女！女兒若早聞恩爺之論，今日也沒此疑問了。」素臣驚歎道：「小姐熟於史書，兼能貫穿；熊姊採納芻蕘，咸可覆按；真閨閣奇才也！至馬倫之有名，亦不過如本傳所載，口舌捷給耳；有文姬之長，而無文姬之短，猶為彼善於此。若雲因其父而及其女，則與載文姬同失矣！馬融黨梁冀，敢於代草章疏，彈劾李固，助逆害忠，罪大惡極，而可以為善人乎？」紅瑤道：「馬融前列生徒，後設女樂，及門三年，未見一面，設饌相待，兩示其情，本非正道；因係漢世大儒，侑食聖廟，故誤以為善人。若知胡粉搔頭之疏，出於其手，斷不敢為此妄論矣！」

玉麟道：「現在八人中，耳性以大妹為第一，可以過耳不忘；目性以紅瑤為第一，幾於過目成誦。愚夫婦及四妾，皆中人之性，伯仲之間，聽解之後，必須查出書籍，細細印證，方能通徹，不及他兩人當下便會悟得來。」說畢，復求教《創墳》、《逃學》兩回。

素臣道：「此無可講解，不過據事直書，以辟俗說耳。秦穆公有愛女未嫁而死，不惜厚葬。賊利其財，穴墳入壙，開棺見屍，屍為寶玉襲斂，肌肉不腐，顏色如生。賊起淫心，入棺奸污，仍為蓋棺塞穴，攫財而出。後鬻壙中金碗、玉簫於市，為吏所捕。賊乃詭稱遇仙，與之飲食居處月餘，別之日，贈以金碗玉簫等物；述其面貌衣飾，則固穆公所葬之愛女也。穆公夫人曰：「我女大聖，死後猶能與生人交接。」待賊以子婿之禮，甚寵遇之。當時知者，莫不訕笑。

後人遂附會吹簫引鳳之事，而以簫史、弄玉名賊與女焉。至劉晨、阮肇，則係同硯之友，以省親誑師，同游狹邪，久不至館。其師與父母，尋索至急。兩人知之，垂暮而歸，托言迷路，逢二仙女，引入洞中，語以前緣，應留七日，遂為夫婦，緣畢令出。後人遂以為實事，作詩紀之。兩先生編入樂府，以正妖妄，故自可存。」紅瑤道：「女兒自幼頗信神仙，後讀孔孟書，已知其妄。至聞兩先生講解，便將從前信心洗盡。但古書所載神仙之事，如簫史、劉阮者極多，即如戲目中《裴航》、《張碩》兩回，亦是糾正妖妄，恩爹何以刪去？」素臣道：「古來邪淫之徒，慕色貪歡，或思而未得，或思而得之，或得而復絕，皆托於神仙靈異以達之，作為詩歌，編寫小說。人情好怪，愚士隨聲，一唱百和，弄假成真，豈能一一辟除？必有附會文飾，徒乾指摘，故只須舉一二事，以例其餘，不必多於搜彩，反致掛一漏萬也！」紅瑤心中悅服。玉麟見酒餚齊備，欲請素臣用過早膳再講。只見那乳母上閣，急急的走近桌前，站立不語。玉麟等俱吃一驚，恐又有附魂之事。正是：

惡夢乍回心尚怖，飛魂初定魄猶驚。

總評：

無夫得子，理所必無，而據素臣問頭，已滿十數事，豈非宰相須用讀書人，司刑獄者必非不學無術者所得勝其任矣！前九問包羅史傳無數奇聞，末一問更出自異書，非經生可與讀者。何幸躡青雲、挽白日，登上帝王樓，拭目此蝌蚪文字乎？

心上威光，眼中陽光，主論最奇最確。孟子曰：「胸中正則眸子瞭焉，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。」是眼之陽光，又根於心之威光。此心正無邪，所以能使諸邪悉避也。一起邪念，心神都亂，沒有威光，即使睛裂，必無陽光可畏。改正心正是第一義。

昭君妻前單于生一男、妻後單于生二女，前未正行，後未求歸，而千載承訛，以為怨恨，范史誤人不淺。得此書駁之，疑團盡釋，詎不快哉！簫史、弄玉一駁，典雅可誦。至劉阮誑師，未見所據，或係想當然耳。余曰：今人讀書，讀易見書；古人讀書，讀見書。既如有肉無骨之冤，豈屬憑空結撰，亦本之難見書耳。未可據今之耳目，訾古從之無據也。且一切神仙靈異之說，皆想不當然者耳，即以想當然之正論辟夫、想不當然之邪說，亦誰曰不宜？